

鱼腥草

周莹

朋友发来一组图片,全是鱼腥草从泥土里冒出来的倩影。

我仔细欣赏着这些鱼腥草嫩芽的照片。它那从地里冒出来的新芽,鲜嫩水灵,看了心里总会涌动一股蓬勃向上的力量。瞅一眼这些胖乎乎、红艳艳的嫩芽,我就心生欢喜。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食物,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。让人不禁感恩大自然,养育了人类的生命。因此,我对大自然,充满了敬畏,对这些不屈的小生命充满了好奇。那小小的嫩芽,隐藏着巨大的力量,破土而出,迎接阳光,努力生长。

凉拌鱼腥草的味道非常独特,也是我迷恋的一道菜。人的味蕾,跟童年的饮食有极大关系。童年的记忆,留在味蕾上,一辈子都不会丢失。年年春天,我都会吃凉拌鱼腥草,久吃不厌。如此想来,我也算是“食草动物”吧。

鱼腥草不仅是一种野草,还是一味中药,更是一道野菜。我收藏了一本《上海常用中草药》。我从这本书上得知:鱼腥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,嫩时带紫红色,花穗淡黄色,可食用。鱼腥草的性能:辛微寒,清热解暑,还有抗菌和降压等作用。我的祖辈都喜欢吃凉拌鱼腥草,这是一种生活习惯,也是一种饮食传统。

我记得曾读到一篇关于中药草的文章,其中说到历史上第一个吃鱼腥草的人是越王勾践。据说,那时,越国遭遇大灾荒,人们没有食物可吃。越王勾践就带着人们在山野间寻找可以充饥的野草。最后越王勾践发现鱼腥草可以食用。于是,人们便开始食用鱼腥草。不过,那时候的鱼腥草却有另外一个名字——“折耳根”。

鱼腥草的味道,是我无法忘却的童年幸福。我的童年生活中,存在着一片鱼腥草的海洋。房前屋后的田埂上,尤其是门前田埂上,春天时总会冒出无以计数的鱼腥草嫩芽。拿着小锄头挖鱼腥草,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。鱼腥草分好多品种和颜色,而我最喜欢红色根茎的鱼腥草。这种鱼腥草的嫩芽和叶子都是红色的,用这种鱼腥草做凉拌菜,口感脆嫩鲜香,气味幽香浓郁。

鱼腥草那种淡淡的香气,总会带给我无限的欢愉和憧憬。每到春天,我就开始怀念那风味独特的凉拌鱼腥草。

农耕时代  
春耕时,有一种农活叫“回头看看”,即用石碾子把播种后覆的垄沟轧实。儿时我一直觉得牵着老黄牛拉碾子,是非常轻松的事,只要牵着牛绳,一直朝前走就行。可真操作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,只顾低头牵着牛走是不行的,还要“瞻前顾后”,尤其是不得不地回头看看,看碾子是歪了,还是跑偏了。偏了就得赶紧纠正,或者掉头重来。所以碾地时一定得时不时地回头看看,及时修正路线才能不跑偏,这大概就是“回首来时路”的道理所在吧。

严光,是东汉时期著名的隐士,曾和刘秀是同窗。刘秀即位后,派人按照形貌四处寻访严光,终于在齐地找到了他。刘秀多次征召,严光却拒绝入宫朝见。于是,刘秀亲自到严光的家里拜访。严光说:“上古时代的尧帝品德卓著,当时的高士许由听说尧帝要让位给他,赶紧到河边洗耳朵。人各有志,何必强迫呢?”刘秀知道难以说服严光,聊了一会儿就离开了。后来,刘秀还是把严光请到宫里,接连数日一起谈经论道。

据传,某夜刘秀与严光同榻共眠,严光竟然把腿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。第二天,掌管天文的大史官紧急朝见,奏报皇帝有客星侵犯御座,甚是危急。刘秀大笑不已,说道:“没有事。是昨晚朕与老朋友严子陵共卧,才有此天象的。”后来,刘秀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,严光不肯接受。他离开了洛阳,在富春山种田钓鱼,“莫道昆明池水浅,观鱼胜过富春江”说的就是此事。

严光辞世时80多岁,清高磊落,受世人称赞。范仲淹在《严先生祠堂记》中语: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。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”这16字赞语也让严光以高风亮节闻名天下。

●文史漫笔

人生无奈老来何

孙元发

蜀国的锐气与元气。在战术层面:蜀汉的综合国力大大弱于曹魏,魏蜀实力相差悬殊。正史上,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总兵力加起来都没有30万,最多的一次6万,最少的一次万余,而魏国的西线防御兵力在20万左右,两相对比,强弱一目了然。另外,比起魏国近千万的人口,蜀国人口不过百万,能支持十万军队的给养都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此时,诸葛亮手中已经失去了问鼎中原的筹码,所以他六出祁山的北伐,可谓顶着重重困难,更多的是为了“兴复汉室,还于旧都”的理想而战,是为了对刘备临终的承诺而战。胜败与否,他自己都没把握。这种被动局面对于满腹妙计、用兵如神的诸葛亮来说,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。

一出祁山时,魏延献偷渡子午谷奇谋,诸葛亮未予

采纳,又错用马谡守街亭,结果导致了此次伐魏的失利。很多后人一直对诸葛亮未采纳魏延之计而深深遗憾,可用兵如神的先生焉能不知道从子午谷出奇兵的胜算概率?子午谷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,易守难攻,一旦遭遇埋伏,后果不堪设想。诸葛亮是不想更是不敢再冒这个险——一旦走子午谷冒险失败,那后来的五出祁山就都永无机会了。失荆州,败夷陵,诸葛亮手中能出的牌已经无几,他只能加倍小心谨慎,他已经再也输不起了。

公元234年,诸葛亮在进行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作战时,不幸病死军中。上知天文、下晓地理、用兵如神的一代名相,最后却落得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”的悲凉结局。

对于六出祁山,绝顶聪明的诸葛亮显然是“知其不

可为而为之”,这该是怎样煎熬人心的一种无奈啊!其实,作为臣子,尤其是处在大厦将倾的乱世之秋,明知希望渺茫,可又呕心沥血地想力挽狂澜,为皇帝保江山社稷于危难的臣子,哪一个又不是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无奈呢?空有一身的本事和一腔的热忱,却报国无门,即使把“栏杆拍遍”也无法排解心中一腔哀愁愤怒的辛弃疾;舍家舍身报国,却无力回天,只得在从容就义前写下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文天祥;苦撑辽东,一直拦挡着满族铁骑南下,最后因皇帝中了反间计而惨遭刖刑的袁崇焕;坚信生为变法而生、死为变法而死,最后舍生而慷慨赴死的谭嗣同……这些历史长河中的先贤莫不如此。

通过读史,我们知道:即使是朝廷重臣,甚至当朝丞相都有诸多无奈,那些平常百姓的无奈就更是不知所云了。

既然无奈无处不在,那就只好学会以平常心面对无奈,学会不得不接受无奈,学会怎样更好地解决无奈,这应该是人们身处无奈时的最好办法。

不计成本

赵能侃

有个人在回家的路上掉了一把剪刀,回家发现后,他很着急,返回去找,却没找到。天黑了,他还是不甘心,点了火把去找。直到深夜,他也没找到,却跌进沟里崴了脚,休养了几个

月才恢复。类似这样不值得的小事情,常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。不计成本的“较劲”,往往损失更大。我们要学会用睿智超然的态度,来处理遇到的各种小问题。

海菜花

金沙滩

广西南部靖西一带,高山河谷水量充足。清澈的水中,隐藏着一种奇幻的植物,它用举止独特的行为迎来春天,上演一场与繁殖有关的仪式。

这种植物叫靖西海菜花,为中国特有的多年生沉水植物。靖西海菜花生长在水下,花朵也在水下孕育。但是,伴着春天的脚步,每天清晨,随着朝阳冉冉升起,靖西海菜花的螺旋形花茎把花朵托出水面,犹如出水芙蓉。白瓣黄蕊的花朵只有三片花

瓣,看起来单薄素雅,但仰卧水面还是非常美丽的。当然,靖西海菜花出水不是为了炫耀美丽,而是让昆虫为它们授粉。由于花蜜的诱惑,各路昆虫纷至沓来,与绽放在水面上的花朵亲密接触、采食花粉。靖西海菜花如愿以偿。

黄昏,太阳落山,靖西海菜花似乎收到太阳的信号,又似乎完成了使命,花朵渐渐下沉到温暖的水底,孕育新的生命。

让美丽示人,悦己悦人,才会有人识,有人爱。

长了几十年的墨绿色青苔;墙面覆盖着爬山虎,有些藤蔓掩盖了玻璃窗甚至气窗;很多古树枝繁叶茂,高过楼宇,与守候了百十年的老建筑,一起构成了启发画家灵感的重要元素。近旁的植物园圃,经过几代园艺工人打理,各种树木花草,层次分明:绿色草坪无一处秃败;路边的紫薇、樱花、桂花树等,枝舒叶展,会应时开放出养眼的花卉;园圃四周或道路两旁有数丈高的银杏、榆钱、雪松、白杨,其伟岸、茂盛无以复加,能将阳光雨露均匀筛下,使其下的花木绝无病弱或营养不良之相,都能茁壮成长。

大学校园的绿,与我童年所见的绿有所不同。这里的绿是有组织的绿、有取舍的绿,浓厚凝重,绝无杂芜压抑之感。所有的植物都有自己的位置与发展空间,就像这里的教职员工,各司其职,尽心尽力,共谋发展。

碰巧我老公出差了,今天回不来。你快去找小莉,拿到钥匙后来我家。”

恰好我的老公和孩子也不在家,我便建议好友干脆来我家过夜畅聊,第二天周末睡到自然醒,她带着我取回来的钥匙再回家。建议一拍即合,晚上我俩在我家胜利会师。

第二天一早,一阵手机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,眯眼一看,刚六点钟。好友接完电话后说:“出事了,我得赶紧回家。邻居打电话来,说我家跑水了。……哎呀,眼镜在哪里?……你接着睡,我打车走。”“别忘了带钥匙。这次看

仔细,不要拿错了。”好友嘴上说着“好好好”,拎起大包小包,一阵风地跑了。

再躺下,哪儿还睡得着,我担心她晕头转向找不到出去的大门。过了几分钟,她发微信说上车了。又过了十几分钟,她说到家了。谢天谢地,总算没跑丢。“我家的水把楼下都淹了,正在紧急救灾呢,不聊了啊。”

快中午的时候,好友的电话又打过来了。“积水清理得差不多了。幸好有邻居们帮忙,拖把、簸箕、水桶一齐上,我家的浴巾、床单都扯下来吸水了,毯子这会儿在洗衣机里滚呢。家具都泡了,

楼下邻居家的屋顶和墙面也湿了。等我老公回来,再商量怎么赔偿邻居吧。你看,如果不是昨天拿错钥匙,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乱子。都是钥匙闹的啊。”

是啊,事情就这么巧。水管老化,说不准哪会儿爆裂。但水管出问题,钥匙来背锅,这事不合理。如果追究的话,不应该问责保管钥匙的人吗?因为忽略一个细节,引起一连串严重后果,这次教训应该终身难忘了吧。

星期文库

钥匙的故事之一

校园的绿

孙江林

你喜欢春天的绿色吗?回答当然是肯定的。如果到处是绿色,包括四周、上下,都是绿色,你还喜欢吗?

我曾因绿生烦。那是一个春天,少年的我随大人到山上割柴。爬到山坡上,大人忙着割柴,我坐在树下休息,等割好一捆,我负责往山下背。我离大人有一段距离,也许是年龄小胆子小的缘故,我忽然发现草从很茂密,脚下是绿草,头上是长着绿藤和蔓枝的树,上下左右前后都被绿色包围。每行走一步,我都得小心地先闭上眼睛,用手挑开缀满绿叶的树枝、荆棘或藤蔓,才敢睁眼用脚踢开过膝的野草,慢慢用脚探着往前走。

后来我离开北方的大山到南京上大学,毕业后留校工作,发现许多南方大学的校园,即使在冬天也不乏绿色,不是公园,胜似公园:古老建筑的某一角,经常可见

钥匙与水灾

魏京珍

因为一把钥匙,引发一场水灾。你信或不信,这都是真的。

周五傍晚,我正在老妈家里聊天。好友的电话风风火火地“闯”进来:“你还在县城吗?回市里没有?”“在,怎么了?”“哎呀,太好了。我从县城坐了两小时公交车才到家,到门口找不到钥匙,才发现上班时把家里的钥匙当成办公室的交给同事小莉了。